

长江路长古今谈

□朱益华

这几年，我长期住在外地，节假日回铜陵小住数日。晚上，沿长江路散步，吃惊地发现长江路变得我不认识了，通街像一条炫目长廊。我的眼睛被灯的色彩迷离，滚动的大屏幕活力四射，红黄蓝霓虹灯辉映夜空，五彩缤纷。熙熙攘攘的长江路在流动，在搏动。人老爱回忆，抚今思昔，一时间竟不知从哪里说起。

铜陵市长江路，犹如上海的南京路，堪称第一路。有个老掉牙的笑话，说是1956年建市之初，外地出差来的站在长江路十字路口(市中心)，向人打听“铜陵市中心在哪里？”进入改革开放年代，长江路作为城市主干道的功能在不断完善。外地来人又提意见，说长江路晚上黑黢黢的。实际上抱怨市面不繁荣，连个霓虹灯都没有。市领导心里着急，召集沿街商铺的主管单位开会，用实际行动把铜陵亮起来。当然，在那个年代光靠安装几盏霓虹灯是不行的。今天的长江路要它不亮都不行，今天亮起来的是铜陵精气神，是经济繁荣的活力。

铜陵建市之初修建的第一条路便是长江路。路面在解放前遗留的小铁路路基上拓宽至21米，从解放东村到铜陵县横塘埂全长5300米。分段修建，其后又分期对路面拓宽改造。在世纪交替的那几年，推平了长江西路与横塘埂交会处的山包(原牛奶场)。长江西路向西延伸至滨江大道，横塘埂命名“井湖路”。曾记否？横塘埂上有座石头砌的桥闸，桥上行人脚步匆匆；桥下洗衣女棒槌声声。更少有人记得，长江路北侧原有三个古村庄。“上何村”在今天的阳

光山水小区，“中何村”在今人民新村，“下何村”则在有色公司机关那一片。历史上的铜陵何家也许是个旺族，铜陵地方文献有何家人与王阳明交游的诗文。

时光流逝近七十年，长江路旧景观相继沉入了历史长河。当我们漫步在长江东路的起点，寻觅旧迹，发现起点处的老单位还在。一个是建于1955年的东村变电所；另一个是建于1950年的“铜矿职工子弟学校”(今东方红小学)。作为一个老铜陵人当然不会忘记长江路旁边的“三角花园”。记得它在长江路与义安路相交的十字路口东侧，修建于1962年，是铜陵市内最早的园林。园内栽植柳树柏树，还有一棵过去遗存的大枫树。园中树下开闢处置石桌石凳，有个简易旱冰场。园子周围有花墙，墙墩上安装用黑色铁条弯曲成的花枝形栅栏。园子建成后没有名字，由于它坐落在十字路一侧的三角区，人们以形取名，“三角花园”便叫开了。小青年开玩笑说是谈三角恋爱的地方——“三角恋爱”在那个年代属于乱谈恋爱，为社会所鄙视。三角花园跟义安路上的长途汽车站相邻，车站比花园早一年设置，很简陋，没有站房。旅客候车就在马路边溜达，时间早也进花园逛逛。三角花园斜对面是1959年开张营业的长江照相馆，花园自然而然就成了照相馆的取景地。1964年，我们试验小组将科研成果运用到选矿厂生产流程中，将选硫回收率提高百分之十。有色公司嘉奖，请照相馆在三角花园为小组全体人员照了一张合影。

后来，在三角花园围墙外临街的地方砌了个宣传台，大煞风景。在特殊年代，十字路口高音喇叭环绕，宣传台上“你方唱罢他登场”，喧嚣一时。1971年铜陵市“东方红百货大楼”在此

拔地而起，三角花园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。今天，这地方成了地下通道入口绿化带。

说到园林，有两个与长江路毗邻的公园不得不说。一个是伫立在长江东路的螺蛳山，山头1963年开始绿化。1984年五四青年节，团市委号召全市团员和青年义务劳动，修整山路。我的同事老马和老周都是这次活动的参加者，现在他们聊起来还是激动不已。说那时候全社会提倡“五讲四美三热爱”，学雷锋学王杰，义务劳动争先恐后，一根麻石条近百斤，抬在肩下脚下生风，一根接一根从山脚铺到山顶。“螺蛳山青年公园”从此诞生。另一个公园便是大名鼎鼎的天井湖。天井湖1959年开始建设，不久因为市县行政区划调整停建。1972年重建时查阅旧志，根据中洲岛上有泉眼通长江河口、“天井泉水”与江水同步涨涸的记载，结合实地走访村民，确定了泉眼位置。依靠人力下挖淤泥深达7米，始见泉水涌动翻滚，始终探不到底。继而安装三台水泵日夜抽水，围堰以青砖砌井圈，筑井台，其上建造“通天阁”，天井景观建成。此后，无论湖水涨落，井圈里的泉水始终高出湖面约两米，是为皖江天井奇观。天井湖公园于1980年10月对市民开放。

当年，与长江路毗邻的还有一条黑沙河，老铜陵人对它记忆犹深。我曾经在祖国的大西北和西南等地遇见过从事不同职业的“铜陵人”，他(她)都是在铜陵长大、从铜陵出去的。听说我是铜陵来的，显得格外亲切。奇怪的是，在攀谈中他们总会问到同一个话题：“黑沙河还在吗？”开始听到此言我很不理解，黑沙河并非美丽的河流，值得这么惦记？交谈后才明白，他们的成长没有离开过黑沙河周边街区。也难怪，初建时的长江路人迹稀少，罕有车辆行驶，

晚上没有路灯。1962年才在长江路十字路口安装了12盏路灯，1964年试浇了一小段柏油路面，1972年十字路口出现铜陵第一座交通红绿灯指挥岗亭。那时候，铜官山的人气大多聚集在黑沙河上游一带。如果用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笔法去展开当年的街区，沿河从东到西分布工人体育场，工人电影院，工人俱乐部，灯光球场，黑沙河小街；1960年代的小街除二层楼的百货公司外，清一色平房。我们习惯上以东头的邮局(今铜官山派出所)为小街起点，依次是新华书店，银行，废品回收公司，土杂门市部，粮店，百货公司，菜摊，凭票猪肉、副食品供应点，综合商店，小人书摊，代写书信摊，糖业烟酒门市部，映江饭店，修修补鞋铺，修钢笔修锁铺，白铁铺等，街面至煤球厂为止(今黑天鹅大厦)。对于身处异乡的“老铜陵”来讲，黑沙河是有本有故事的书，每一页都是难忘的时光记忆。

黑沙河水本来是天然溪水，源头来自铜官山与天鹅袍蛋山，流经市区注入长江。矿区投产后，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进入河道，散发出刺鼻的硫磺味。1976年铜陵市开始了治理黑沙河工程，由铜陵有色金属公司投资，分段实施，历经二十余年完成。第一阶段对东村到长江路十字路口1500米河道修筑片石，河沟上加盖钢筋混凝土盖板。1985年，对长江中路1600米黑沙河进行改造，其中970米沟渠铺设钢筋混凝土盖板，做成商业步行街，街宽18米。第三阶段治理排水干渠520米，排放口污水处理达标；“三公里”和“五公里”尾沙滩复垦后绿草如茵，树木成林。至本世纪初，黑沙河得到了彻底根治。放眼望去，昔日的黑沙河尾沙滩不见踪迹。但见铜陵山青水绿，高楼林立，林荫道花木扶疏，长江路上生机盎然。



初秋即景

周文静 摄

枞阳行

□郑 怡
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
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
读之我眼里也是含着泪水

今站在枞阳广袤的田野
目光与稻谷相撞
满是黄灿灿金子温暖闪亮

一丝美妙的疼痛深入骨髓
土地命根子天下粮仓
忘不了曾经的贫瘠
忘不了儿时眼巴巴
看着母亲教着颗粒的清爽

一只鸟衔来一阵香
熟悉的香
我嗅到了米饭的香味
母亲的味道

每向前一步
弯腰就有谷子抵达心房
手捧金子沉甸甸
光芒照亮村庄
琉璃瓦也生辉溢彩

此时接近正午
阳光将青春奉献稻田
极目金色的稻浪翻涌流向远处

我脚底生风奔跑在田野
迎面走来了枞阳老乡
含情的双眸喜迎丰收在望

我与著名演员陈述的一面之缘

□王祥龙

如烟往事

陈述，这一名字对于现在的“追星族”来说，或许已经感到很陌生，但是不少与共和国同龄或年龄更大一点的同志肯定还会清楚地记得，他原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，曾在《渡江侦察记》等多部电影中有过十分出色的表演。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与陈述先生有过一面之缘。

那是1994年6月下旬，铜陵市金都娱乐美食城举行开业庆典，陈述一行人应邀来铜陵作《金都之夜》专场文艺演出，地点在铜陵有色工人文化宫。演出那天，曾在铜陵财专(现铜陵学院)与我同事的铜陵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郭孝青，约我随他一道去观看演出并尽可能地间隙一些采访活动。这样，利用演出间隙，我们在后台休息室见到了陈述并和他进行了短暂而愉快的交谈。

小时候在乡下看露天电影，我曾多次看过《渡江侦察记》，对陈述在其中扮演的那位十分生动、传神的反面人物——国民党长江守备军情报处处长，留有很深的印象。然而，当这一角色的扮演者陈述坐在我们面前，与我们随意攀谈时，却丝毫也发现不了他在银幕上所

表现出来的阴险、狡诈、野蛮与专横，相反，一双精明而锐利的眼睛流露出安详、和善的目光。

“我曾经两次到繁昌县荻港镇拍《渡江侦察记》，但却都没能再往西走那么一点点，所以这次到铜陵演出还是第一次。”

当时已过古稀之年的陈述，身材不高，但却结实、硬朗，声音宏亮、有力。他介绍说，尽管他从上影厂退休后，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的机会少了，可舞台演出却一直比较频繁，特别是为老年同志演出的机会更多一些。

他和我们谈了他的工作，也谈了他的家庭和个人生活。从交谈中我们得知，几十年来一直与他风雨同舟的老伴当时刚刚去世不久，这一家庭的不幸使他的情绪显得略有一点压抑。他说：“有时候我拼命地工作，努力把这事忘掉。这当然比较困难，要从悲痛中彻底解脱出来，恐怕还得一段时间。”

面对一位著名演员和老一辈电影工作者，我们的话题自然会涉及我国电影界的状况。谈到这个问题，陈述似乎很有感触，侃侃而谈：“我总觉得，如果这个电影的创作符合于创作规律，如果我们的作品都是从人民群众生活中中来的，那么从创作、导演、演

出各方面来说都会比较成功。反之，如果粗制滥造或杜撰，不符合生活逻辑，那肯定要失败的。一切艺术都来源于群众的生活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如果说我们过去取得了一点成绩，那正是由于我们创作人员深入生活、深入群众的结果。

这是他的肺腑之言，更是他一生艺术生涯的经验总结。我们最后请他谈谈初次来铜的印象和感受时，他说：“铜陵是一个产铜的基地，一直向往已久。这次有机会来铜陵演出感到非常高兴，遗憾的是这次来时间比较紧，演出的场次也很有限，不能去矿区。以后如有机会我将要去矿区为工人同志们表演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愿。”

采访结束时，陈述先生欣然同意与我合影留念。回去后我根据采访获得的一些素材，立即赶写了一篇专访，刊登在当年7月上旬的《铜陵日报》文艺副刊上。

1997年初，《新安晚报》推出每月话题《照片里的故事》专栏，征集有关文章和照片。我根据1994年6月电影艺术家陈述来铜参加有关活动，我前往采访的一些片段和见闻，写成《我与陈述的一面之缘》一文，连同合影照片一起寄了过去，稿件和照片很快都在《新安晚报》上刊发了。



荷塘人家

汤青 摄

故乡那片荷塘

□钱国宏

中学时读朱自清先生的《荷塘月色》，总觉得那荷塘、那月色、那蛙声于我“心有戚戚焉”——竟是那般的熟悉和亲切，那般的依恋不舍和刻骨铭心，像早就纠结在心底的一个乡愁的结，只要轻轻一碰，醞醞的乡思便会泼洒出满怀思绪——故乡的荷塘，与此一般无二。

老家村口有条小河，河中有荷，占据着三分之二的水面。七月刚一探头，塘内便被阔大的荷叶挤满了，河面一时拥挤起来，“贴水初翻紫玉团，忽惊矗立傍阑干。瑶池七日来青鸟，玉镜孤鸾舞翠鸾。”翠绿的家族汲取日精月华，拓展着生存的空间，彰显着生命的顽强与绰约，微风掠过塘面，田田荷叶宛若芭蕾舞者，在诗一般的旋律中起舞弄清影……

八月一到，河塘便愈加热闹起来，水面上荷叶积叠，拥拥挤挤，密不透风。荷叶丛中，镶嵌着一朵朵鲜艳夺目的荷花，粉的，白的，粉红的，一朵朵妖艳多姿，竞相绽放。花间莲蓬挣脱出来，摇着胖胖的莲盘，“出浴亭亭媚，凌波步步妍”，令人欣喜，让人陶醉！这时节，下到塘中随意掐一朵荷花，插在案头的花瓶里，那花就可以持续开放一周时间，屋里屋外便散溢着奇异的荷香。如果水性好，还可以下塘采莲。将肥硕的莲蓬连柄儿掐下，剥开翡翠玉卵似的莲籽，便露出洁白的莲米，放进口中，甘甜怡人。采莲时，顺着肥嫩的藕臂踩下去，还可采到莲藕和河蚌。莲藕如象牙似玉臂，生食、热

炒均可；蚌肉焯熟切丝，炒食、做馅均可，两者均是无上的美味。

荷塘最富诗意之时当属夏夜。白天的荷塘像集市一样充满了喧闹，月上中天，这里便成了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，静谧而安详，弥漫着神秘色彩：塘边的垂柳窈窕多姿，似浣纱的仕女。月光柔柔地泻在荷叶上，依稀薄雾浮在水面上。塘中，蛙声渐次明亮，高亢而清越的旋律传出多远。荷叶静静的，如淑女的双眸；不甘寂寞的萤火虫儿眨着惺忪的睡眼在叶间呼朋唤友。蒙蒙月色中，送来了荷的幽幽清香，丝丝缕缕，宛若一首优美的小提琴曲，让人迷失陶醉；还似一首绮丽缠绵的情诗，让人怦然心动；又若一阙醍醐灌顶的偈语，让人豁然顿悟。若是有幸，还会听到村落里传出的横笛，曲折幽咽，为这宁静的夏夜平添了一丝清幽的意象；皓月当空，荷塘迷离，笛音缥缈，人醉画中……

时光荏苒，物事走远，离乡多年后，唯有那片荷塘犹驻胸间。每当夜色璧合之际，脑海里便会浮现荷塘“一夜绿荷霜剪破，赚他秋雨不成珠”的水墨境界，那苍翠如盖的荷叶、香远益清的荷花、洁白粗壮的莲藕、青翠精巧的菱角、肥硕笨拙的河蚌……一古脑地向我走来，将胸中淤积的暑气一扫而空——人与夜俱变得澄澈起来，齿间情不自禁地吟出了那脍炙人口、清香淡雅的千古绝唱：“一片秋云一片霞，十分荷叶五分花。湖边不用关门睡，夜夜凉风香满家”……

纳凉的滋味

□刘 峰

残忆追旧年。异乡的夏夜，我常常梦见自己骑着一匹白马，奔向千里之外的故乡，与一群面容依旧鲜活的人，在打谷场谈天说地，享受露天纳凉时光。

旧年的乡村夏夜，由于没有空调、电风扇之物，人们往往搬出家什，三五成群走出巷子，来到村南打谷场纳凉。

“山光忽西落，村月渐东上”，当暮色降临，远处的山影，开始朦胧了起来，月光泻在打谷场，场上像开满了雪白的养麦花。同时，月亮给四周的竹林投下了阴影，望上去像黑白分明的木刻版画。虽然没有一丝风，但眼前的场景，予人些许清凉的慰藉。

人们陆续搬来了竹床、藤椅之物，一摆放在场上。纳凉的乡间习俗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，让左邻右舍亲密无间。大人们一边摇着芭蕉扇，一边唠嗑，小孩子天性好动，坐了一会儿，就开始围着草堆捉迷藏，拿着扇子扑流萤，去瓜田李下摸一把，听老者谈三国、讲水浒、说岳飞。

白天的水植物，在日头烘晒的作用下，是很难嗅到香气的。可到了夜晚就不一样了。随着热气渐消，离场子不远的荷塘稻田，开始散发出它们特有的气味。而且，夜愈深，那香味愈浓。特别是田野的艾草，弥漫着一淡淡淡淡的苦香，最令人提神醒脑。另外，还有藕荷香，那一股子清香，也能消烦祛躁。

为此，在《红楼梦》中，香菱曾有一段表述：“不独菱角花，就连荷叶莲蓬，都是有一股清香的……就连菱角、鸡头、苇叶、芦根，得了风露，那一股清香，就令人心神愉快的。”由此可窥一斑。

到了夜半，虽然风没有来，但是人们情愿睡在露天，也不愿回到家里。从空空的巷里深处，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，听起来，有一种苍凉而飘渺的古

意，让心变得空荡荡的，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。

就是那些年，我仰躺在竹床上，爱上了仰望星空，恋上了无限遐想。由于乡间夜空清透无比，感觉星星离自己是那么的近——近得，它们似乎在对我友好而神秘地眨眼；近得，能看见慧星扫过夜空时幽蓝色的尾巴；近得，能听见流星消失在村边沼泽地时的叹息。

终于起风了，虽然，有的人已坠入梦境，响起了鼾声。

我发现，风是在月亮暗下的一瞬间，从不远处的池面上刮来的。那里，生着浮萍、菖蒲、菱角、马齿苋等水生植物，在它们翩翩起舞过后，水面旋即起了一层细细的鳞片。顷刻间，我嗅到了沁人的幽香。以此看来，古人所云的“风起于青萍之末，浪成于微澜之间”，并不无道理。

只是，仍有几位慈祥的老奶奶、几位慈爱的妈妈，在睡意昏沉里，于半梦半醒间，仍手把扇儿轻轻摇……

后来，随着乡村生活条件的改善，空调、电风扇等电器相继飞入了百姓家，而且乡村的夜晚不再停电了。芭蕉扇不见了，竹床被虫子蛀朽。一到夏夜，人们开始呆在屋子里，美美享受它们所带来的凉意。打谷场开始寂凉了下來，一改千年模样。

如今，村庄不再热闹了，不少人为了谋生，选择了外出打工，开始了异乡漂泊。一到夏日夜晚，乡村灯火依稀。偶尔回乡，漫步在打谷场，发现月色依旧那么皎洁，可场上荒草萋萋，黄鼠狼风一样溜过，让人恍如隔世。

恍惚中，往日纳凉像露天电影回放。夜色里，一张张竹床仿佛小船一样浮动，芭蕉扇如短桨在摇，一些人仍像鲇鱼一样躺在床上。站在曾经纳凉的老地方，我开始怀念从前……

